

〔插图珍藏本〕

(第一辑) 王勇 主编
日本文化丛书

江静

吴玲

编著

茶道



G131.32:TS971
1/2

茶道

江静 吴玲 编著

插图珍藏本



日本文化丛书(第一辑) 王勇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道 / 江静 吴玲编著. —杭州：杭州出版社，
2003.10

(日本文化丛书. 第1辑 / 王勇主编)

ISBN 7-80633-631-1

I . 茶... II . 江... III . 茶 - 文化史 - 日本
IV . 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4242 号

日本文化丛书(第一辑) 王勇主编

茶 道

江静 吴玲 编著

责任编辑 汤 敏

美术编辑 李 莎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社址 杭州市曙光路 133 号

邮编 310007 电话 0571-87997719

印刷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8

字数 150 千 图片 170 幅

版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633-631-1/TS · 2

定价 25.00 元



清長玉

目录

东渡扶桑 / 1

〔壹〕日本茶的起源 / 2

自生说？渡来说？ / 2

遣唐使的功绩 / 4

〔貳〕宫廷风雅物 / 7

茶诗茶韵 / 7

茶歌中的制茶 / 9

〔叁〕镰仓寺院茶 / 11

荣西入宋 茶种东渡 / 11

将军醉酒 茶书受宠 / 14

明惠茶德 睿尊茶宴 / 16

中国茶礼 东瀛生辉 / 20

落地生根 / 23

〔壹〕吃茶游戏 / 24

斗茶会所 / 25

茶会三部曲 / 27

四种十服茶 / 28

斗茶余话 / 31

〔貳〕庶民茶 / 32

云脚茶会 / 32

淋汗茶会 / 34

一服一钱茶 / 35

〔叁〕书院茶 / 37

和式建筑书院造 / 37

文化侍从能阿弥 / 39

庄严肃穆书院茶 / 41

RBD54 / 16



开花结果 / 43

〔壹〕珠光出世 茶道登场 / 44

珠光的一生 / 44

茶禅一味 / 48

《心之文》 / 49

草屋名马 瘦室名器 / 50

珠光的茶室 / 51

〔贰〕再传弟子 发扬光大 / 52

武野绍鸥其人 / 52

歌道与佗茶 / 55

十二条戒语 / 56

〔叁〕织田信长的喜好 / 57

织田信长的“名物狩猎” / 58

茶器与领土的选择 / 60

“天下三宗匠” / 61

“本能寺之变” / 64

〔肆〕丰臣秀吉 热衷茶道 / 64

丰臣秀吉的茶热爱 / 65

宫中茶会 / 67

北野大茶会 / 69

黄金茶室 / 73

瓜熟蒂落 / 75

〔壹〕利休的生涯 / 76

〔贰〕利休的茶会 / 83

〔叁〕利休的茶室 / 85

〔肆〕利休的茶道具 / 90



石松屋
内
緑
木

百花齐放 / 95

〔壹〕大名茶 / 96

“利休七哲” / 97

细川三斋 / 100

古田织部 / 103

小堀远州 / 105

片桐石州 / 110

〔贰〕柳营茶 / 111

数寄屋番 / 112

茶壺道中 / 112

〔叁〕堂上茶 / 114

〔肆〕千家茶 / 116

堺千家与京千家 / 116

“乞食宗旦”与三千家 / 118

〔伍〕町人茶 / 121

町人茶道兴起 / 122

家元制度建立 / 122

诸多茶书刊行 / 123

异军突起 / 129

〔壹〕何为煎茶 / 130

〔贰〕煎茶道的历程 / 134

明清文人的煎茶趣味 / 134

卖茶翁 / 136

文人与煎茶 / 138

家元的诞生 / 143



传统再生 / 145

〔壹〕茶道的衰退 / 146

明治维新 / 146

传统文化的冬天 / 147

茶道界的窘境 / 150

〔貳〕家元的努力 / 151

玄玄斋 / 152

北野神社献茶 / 154

家元游历各地 / 155

复兴之潮 / 158

〔叁〕茶道的改革 / 159

田中仙樵登场 / 159

大日本茶道学会创立 / 160

《茶道学志》创刊 / 161

改革受阻 锲而不舍 / 162

〔肆〕数寄者的茶道 / 163

数寄者的类型 / 163

平瀬露香 / 164

和敬会 / 167

益田钝翁和大师会 / 167

关西的茶会 / 169

高桥第庵 / 170

松永耳庵和小林逸翁 / 172

〔伍〕女性的茶道 / 174

女子教育和茶道 / 174

战后的普及 / 175



女性茶的心理 /176

[陆] 走向世界 /177

20世纪50年代 /178

20世纪60年代 /178

20世纪70年代 /179

20世纪80年代 /180

20世纪90年代 /180

21世纪 /181

茶事、茶道具和茶道建筑 /183

[壹] 茶事 /184

茶事的种类 /185

茶事的过程 /186

点茶 /194

茶会记 /199

大茶会 /201

[贰] 茶道具 /203

等候室用茶道具与茶室用茶道具 /204

添炭用茶道具 /212

点茶用茶道具 /219

怀石料理用茶道具与院内用茶道具 /232

[叁] 茶道建筑 /234

茶室 /234

茶庭 /241

参考文献 /248

东渡扶桑

〔壹〕 日本茶的起源

〔貳〕 宫廷风雅物

〔叁〕 镰仓寺院茶



东渡扶桑

奈良（710—784）、平安时代（784—1192），是日本汲取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期，中国的栽茶技术与饮茶习惯也被视作先进文化的代表传到日本，并受到以天皇为首的贵族阶层的广泛欢迎，一时间，品茶吟诗蔚然成风。镰仓时代（1192—1333），入宋日僧荣西从中国传去茶籽与制茶、饮茶之法，茶作为养生之良药开始被新崛起的武家社会及寺院僧侣所认识和接受，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寺院茶礼逐渐形成。

[壹] 日本茶的起源

日本茶源自何处？对此，日本方面存在着两种意见：本土自生说和中国渡来说。世界上大部分学者支持后一种观点，认为古代日本没有原生茶树，栽茶与制茶技术均传自中国，而在其中起牵线搭桥作用的，是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建立了丰功伟绩的遣唐使。

自生说？渡来说？

持“自生说”意见的学者认为：日本列岛西半部位于常绿阔叶林的东端，在那种自然条件下，完全有生长原生茶树的可能。今天，在北到秩父，南到四国、九州的山间僻地，依然生长着一种与中国茶品种不同的野生“山茶”，或许就是原生茶树的后裔。对此，有

日本学者通过实地调查提出了反驳意见，他们认为：“山茶”其实是栽培茶的野生化，不能作为日本茶自生的证据。

一招不成，再出一招。坚持“自生说”的学者又举出了下列考古发现作为证据：在1926年发掘的德山县德岛市净水池遗址和1940年发掘的埼玉县榎岩市真福寺泥炭层遗址中，分别发现了属于绳纹时代（约8500—约2500年前）晚期的茶籽化石；在1970年发掘的山口县宇部市炭田冲山层内（约4500—3500年前），也发现了据说是5片茶叶、2粒茶籽的化石。可是，对于宇部化石是否就是茶叶化石，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植物研究室室长植村和彦持怀疑态度，因为化石叶片形状虽然与茶叶相似，但与山茶很难区别，未必与今天的茶有亲族关系。

即使上述考古发现的化石确定为茶籽化石，我们也不能以此判定这些就是日本野生茶树的化石。因为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绳纹时代晚期，中国已开始人工栽培茶树；同时，有证据显示，当时有中国和朝鲜人来到日本，大陆移民将茶籽带到日本也不是没有可能。

虽然“自生说”在日本有一定的支持者，“中国渡来说”的认识依旧是中外学界的主流。1993年在云南思茅地区召开的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上，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美国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专家学者，经过考察论证，一致认为中国云南省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是中国人把栽培茶、制茶和饮茶的方法传播到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地。

退一步说，即使日本有野生茶树，古代日本人也未发现它可用来制作饮料，在他们眼中，茶树与身边的任何一棵树没有什么不同。

那么，中国茶到底是何时，通过何种途径传入日本的呢？

有日本学者认为，茶是与稻作文化一起传入日本的，时间可追溯至绳纹时代末弥生时代（前3世纪—3世纪）初。

也有人作这样的猜想，7世纪初，推古朝摄政圣德太子（574—622）在奈良、大阪两地分别建造法隆寺和四天王寺的时候，利用了外来的先进技术。当时，有大量的技工从大陆及朝鲜半岛陆续移住日本，他们在传入技术的同时，也传入了喝茶的习俗。营造寺院的

工程非一两年所能完成，在与外来技工长期接触过程中，憧憬中国文化的圣德太子说不定也喜欢上了这种饮料呢。这一猜想颇具合理性，可惜缺乏确凿的证据。

目前最为一致的观点是，遣唐使将茶籽和饮茶之风带到了日本。

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唐代是日本汲取中国文化的高峰期，从630年到894年的264年间，日本共派遣了20次遣唐使。当时，由于航海技术的落后，遣唐使的每一次来华都要冒巨大的生命危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学习唐朝文化的热情以及为直接吸取唐朝文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勇气和决心。遣唐使成员中，除了朝廷任命的官员，还有一些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中有些人在唐留学长达二三十年。他们不仅如饥似渴地考察和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还广泛地消化和吸收唐朝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就有茶文化。唐代饮茶习俗已较为普及，社会上形成了文人、僧侣、宫廷、大众几个不同的茶文化圈，尤其是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前后，陆羽《茶经》的问世，更标志着茶文化已在文化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样一来，饮茶作为一种高雅风流的文化现象就被这些遣唐使成员们介绍到了日本。

遣唐使的功绩

据说，天平元年（729），圣武天皇（701—756）在宫中举办名为“季御读经”的法事活动，邀请百名僧人入宫诵读《般若经》，以祈祷国家太平、天皇安康。翌日，朝廷赐茶众僧以示慰劳。天平胜宝元年（749），孝谦天皇（718—770）在奈良东大寺召集僧侣5000名，于卢舍那佛前诵经，事后也赐茶慰问。其时所用之茶，乃遣唐使从中国带入，为价值昂贵的稀有品。如果这两条记载属实，那么，这应该是日本最早的饮茶记录了。

在日本，如果问起最古的茶园，或许有人会告诉你是日吉茶园。据《日吉神社神道秘密记》记载，延历二十四年（805），日本天台宗的始祖、传教大师最澄（767—822）从唐朝留学归国，将从浙江天台山带来的茶籽种在了位于今滋贺县大津市比睿山东麓的日吉神



最澄

社境内，该地遂成为日本最古的茶园。今天，如果你有机会拜访该神社，还能看到立在社内的“日吉神社御茶园”之碑，以及生长在碑周围的一些茶树，据说，其中有树龄长达1000年的古茶树。不过，这些茶树上生长的茶可不一般，它是奉献给诸神的供品，非凡人所能享用。每年的四月十二日到十五日，该社都会举办颇为壮观的山王祭，以祈祷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届时，人们会举行庄重的献茶仪式，将在日吉茶园采摘的新茶敬献给日吉神社的诸神。

除了最澄，与其同船赴唐留学的弘法大师空海（774—835）也是位嗜茶之人。他在弘仁五年（814）献给嵯峨天皇（786—842）的《空海奉献表》中，提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谓“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据说，空海还从唐朝带回来一只茶臼，现保存在奈良法隆寺内。

如果说，前面介绍的天皇赐茶众僧的真实性还值得怀疑，那么，“永忠献茶”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而且，作为出现在日本正史中的关于饮茶的最早事例，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记载桓武天皇到淳和天皇年间（792—833）历史事实的编年体史书《日本后纪》中，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

弘仁六年（815）四月，嵯峨天皇巡幸位于今天京都府滋贺县琵琶湖西岸的韩崎，途经坐落在京都北郊的崇福寺，时任该寺大僧都的永忠（743—816）率众僧将天皇迎至寺内，升堂礼佛之后，又伴随天皇赶赴梵释寺。在那里，天皇诗兴大发，与众臣唱诗应和，永忠乘兴煎茶奉上。

永忠是何许人，他为何会煎茶奉御？大约在宝龟八年（777），35岁的永忠随遣唐使来到中国，住在专门接待、收留日本留学僧的长安西明寺。当时的长安正是茶文化圈的中心所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使永忠养成了喝茶的习惯，进而体验到茶文化的独特魅力。永贞元年（805），63岁的永忠年老思归，告别了生活近30年的中国，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如同其他许多留学僧一样，有过长期留学经历的永忠受到了天皇的赏识，得掌京都北郊的崇福寺和梵释寺。也许是离开故乡太久，永忠对曾养育过他的日本饮食颇感陌生，且多有微词。

回国后的第二年六月，他就向朝廷指出，斋会上的饮食过于“粗恶”，应更“丰浓”一些。在永忠看来，茶作为唐朝饮食文化的代表，无疑是进步与高雅的象征，应予以普及与发扬，这就使得他会利用天皇巡幸的机会，亲自煎茶奉御。

这嵯峨天皇原本就是个仰慕中国文化之人，汉学修养极高，不仅精于诗赋，且工于书道。在喝了永忠献的茶以后，天皇顿觉神清气爽，更深深地领略到了唐朝茶文化的独特魅力，随即产生发扬光大之意。两个月后，他命畿内地区（京都附近，包括今奈良县、大阪府及兵库县的部分地区）及近江（旧国名，今滋贺县）、丹波（旧国名，大部分在今京都府，小部分在兵库县一部）、播磨（旧国名，今兵库县西南部）等国种植茶树，以备每年进贡之用。天皇饮茶与其说是因为喜欢它的味道，不如说茶作为唐朝先进文化的载体，在天皇眼中更具诱惑力。

〔貳〕 宫廷风雅物

在嵯峨天皇的带动下，吃茶趣味在上流社会普及开来，茶文化迎来了平安时代的鼎盛期，时为9世纪前期的弘仁年间（810—823），学术界称这一时期的茶文化为“弘仁茶风”。那些对唐朝文化充满憧憬与渴望的平安贵族们，对茶的兴趣达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他们完全接受了中国文人对茶的理解和认识，模仿中国文人饮茶吟诗，或是在茶烟的缥缈与煮茶声的虚幻中，洗涤尘世烦恼，体味带有梦幻色彩的神仙意境；或是寓情于茶，表达与友人的离别之情、惜别之意。一时间，饮茶成为日本上流社会最高的精神享受。

茶诗茶韵

在当时留下的诗文集中，我们找到了不少与茶有关的诗作，且来读上几首，感受一下古人的悠悠风情。

弘仁五年（814）八月十一日，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皇太弟，也就是后来的淳和天皇（786—840）在自家池亭举办诗宴，为嵯峨天皇赋诗曰：

玄圃秋云肃，池亭望爽天。
远声惊旅雁，寒引听林蝉。
岸柳惟初口，潭荷叶欲穿。
肃然幽兴处，院里满茶烟。

——《凌云集·秋日皇太弟池亭赋天子》

茶烟袅袅之处，天皇与他的王公大臣们欣赏着已略带萧瑟的庭园美景，品茗作诗，远处偶然传来几声惊雁与秋蝉的悲鸣。

《文华秀丽集》中收录的《题光上人山院一首》则向我们描绘了另外一幅画面：春寒料峭的早春时节，深山老林的一座寺庙里，几位得道的高僧在缥缈的茶烟中品茗论道。其诗作曰：

梵宇深峰里，高僧住不还。
经行金策振，安坐草衣闲。
寒竹留残雪，春蔬采旧山，
相谈酌绿茗，烟火暮云间。

最能引起我们对神仙世界无限遐想的，还是嵯峨天皇送给最澄的《答澄公奉献诗》中的一句：

羽客亲讲席，山精供茶杯。

说是最澄设席讲经时，连山中的精灵都奔赴讲席，与最澄举杯共饮。中国茶文化中的神仙思想在此得到了体现。

饮茶不仅是追求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也是上流社会的人们寄托情感的一种高雅方式。嵯峨天皇在空海回高野山之际，为其设茶宴饯行，临别赠诗一首，表达了天皇与空海分别时的感伤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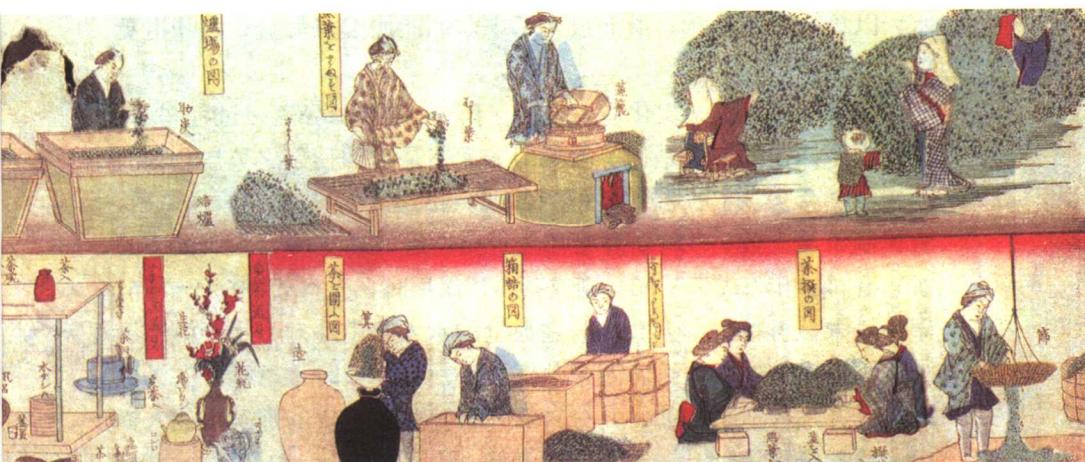
道俗相分经数年，今秋晤语亦良缘。
香茶酌罢日云暮，稽首伤离望云烟。

——《经国集·与海公饮茶送归山》

这种以茶寄情的方式，在平安后期仍为许多文人所采用，如被今人奉为学问之神的菅原道真（845—903）在遭小人陷害，流放九州筑紫之际，曾留下这样一句名言：“烦憊结胸肠，起饮茶一盏。”茶显然成了其消愁解闷的一种手段。

可见，以天皇为首的平安贵族们，并非只是视茶为一种带有异国芳香的时髦饮品加以享用，而是将饮茶行为看做他们崇拜的唐朝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刻意地学习和模仿，在他们的眼中，已成为一种流行时尚的品茗吟诗是高雅进步的象征、身份地位的展示、消闲解闷的最佳方式。

茶歌中的制茶



制茶

那么，平安时代的人们又是如何制茶、饮茶的呢？我们可以先来读一段据说是嵯峨天皇身边的女官、名为惟良氏者创作的茶歌。这首收录在《经国集》中的茶歌这样写道：

山中茗，早春枝，萌芽采撷为茶时。
山傍老，爱为宝，独对金炉炙令燥。
空林下，清流水，纱中漉仍银枪子。